



广场 生死观

疾病王国（一）

疾病王国：永远走在康复路上的西西弗斯

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

钟玉玲 | 2018-06-30



图：许思慧 / 端传媒

【编者按】新专栏“疾病王国”从病患第一身感受出发，重新感知身体，理解生存意义。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当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少会真正关注身体的存在，似乎它就是每个人理所当然的附属品，不会跑到别人那儿去。于是，身体也自然而然地隐身在空气中。但，只要出现疾病并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身体的存在感马上就会重现了。疾病成了身体唯一的存在处所，只有身体的不在场才意味着健康。如果用人话来说，就是人都是犯贱的，失去过之后才懂得珍惜。看来，疾病，就是最好的修道院，走进进去的人都会成为最虔诚的教徒。

当一个人生病了，特别是不能马上恢复的大病，就会开始为过去挥霍无度的生活忏悔，求神拜佛，天天祷告，痛改前非，拿出所拥有的一切做交易，为的就是换回那个曾经不受重视的身体。我想，听到这里，连自己的身体都要冷笑了，谁让你忽略我，这场病就是对你的惩罚！不错，正如桑塔格所说，疾病的生物性事实往往隐含着很顽固的道德批判，疾病成了堕落的标志。但在面对社会的道德价值取舍之前，我们往往首先会受到自我的审判。

我还记得从医生口中得知患上重症肌无力的一刻，伤心、难过、恐惧、愤怒、无奈千百种情绪交杂在心中，特别是当我问及病因时，医生只是给我一个“个体生活习惯差异”的答案时，我根本不能接受。

“家里有人得这病吗？”

“没有。”

“之前有感染过什么病毒吗？”

“没有。”

“平时生活有什么不良习惯吗？”

“.....没有吧。病因是什么呢？”

“这可说不准了，个体不一样吧，要有心理准备，需要长期治疗的……这种病想得开才好得快。”

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中，（Agamemnon）抢走阿波罗神（Apollo）的女儿，触怒了天神。于是阿波罗在希腊军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了众人的生命，以示惩罚。如果说因为希腊统帅一人的过失而祸及全军，那么，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又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只能首先审判过去生活中种种的劣迹：过马路冲红灯、坐车不让座、随手扔垃圾.....，以此来合理化疾病的出现，这样我才能欣然地接受疾病这个惩罚，但是我不能再深入地去挖掘，因为这种非他即我的逻辑本身有致命的错误。

医生总是不明白

疾病，被视为超越生理性的事实，成为了对个人生活的批判。医生总是把生物性事实和个人意志密切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为了安慰病人，但“犯罪-惩罚”的逻辑却就再次把“错误”归咎于病人，加重病人的自我愧疚，让病人深信他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自己，自己才是最该恨的人。

除了恨自己，毫无由头的疾病不仅意味着受难，同样意味它对正常生活的中断。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研究生即将毕业，看上去拥有的是如此光明的未来，就连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几位麻醉师也悄悄在讨论，这么年轻的女孩身上要留着这样的疤痕，太可怜了。

疾病的惩罚，将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它令正常的社交生活戛然而止，它吸引了常人一切的注意力，但不是关于疾病本身。病人很容易会感受到自己和健康人的差异，这种感觉在一次次的身体与自我的割裂中不断放大。渐渐地，病人就被放逐得越来越远。

为了避免泄露我是病人的身份，我只有隐瞒，甚至假装成一个健康的人，我开始切断社会交际的管道。不再参加聚会，不再出现在任何遇到熟人的活动场合，不再在社交媒体上更

新近况，不主动联系任何人，不打电话只回信息，几近从集体生活中消失。我把自己的行动空间缩窄到医院与家的范围之内，我企图把自己边缘化，放在一个绝缘的压缩空间。身边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同学、朋友、师长都不知道，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滋生出的孤独感让我接近崩溃。最终，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得知我病重的消息时，必定非常惊讶。

躺在病床上，我对于身体失控的事实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尽管我不能说话，转身也困难，但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再次掌握自己身体的机会。我会留意每天吃过的药物名称、时间、数量，暗自记下每天打过的各种针剂，频率、剂量，每天接受过治疗的时间、次数。我的脑袋在清醒地高速运转，只要护士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疏漏，我立马提出抗议。连主治医生，我也不放过，甚至曾经怀疑他的专业而对治疗方案提出异议。所以他曾经对我说过：

“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学生，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但作为一名中山医的病人，你却表现得非常差劲。”

只好认真当个病人

医生的权威从来不容挑战，肉随砧板上，一个合格的病人除了安静地配合医生治疗似乎别无他法。这就是医生对一个病人的期待。也许在医生的眼中，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编号待完成的项目。但对于病人来说，医生却是将他们从疾病的泥潭中拉出来的稻草。可惜医生总是不明白，治病和修理机器是不一样的。人，不是一架由各种机器部件组成的，只要把坏的部件换掉就能再次运行。人，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哺乳类动物。疾病所褫夺的不只是健康，而是人对身体的自我控制。医生对病人情绪的忽视、将疾病从身体中抽象出来，只会使得身体走向失控的边缘。这种失控带来不信任、怀疑只是放大的副作用。

可我也不得不醒悟，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列布雷顿（David Le Breton）所说的病人要付出“活着的代价”。认真扮演作为一个病人的角色，积极与医生、护士配合，寻求康复。在迷茫中寻求康复的曙光，企图回归健康国度的戏码一再上演，可惜总是缺少大团圆结局。

在这种持续的规训之中，病人的身体和身份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永远走在康复的路上，但却永远达不到治愈的状态。每一个病人都是被死神绑架的西西弗斯，为了接受让死亡在世间消失的惩罚，不得不把身体当成巨石，在从疾病王国的山脚推上健康王国的山顶之际，就会滚回山脚，永无止境的劳动从来没有成功的一天。

有一天晚上，年轻的护士照例为我做睡前吸痰护理，结束之后她突然正儿八经地对我说：

“虽然我来了这个科室不是很久，但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病人了，我相信你很快会好起来的。”

尽管安慰剂疗法从来未得到医学承认而被视为伪科学，但不得不说，她的安慰剂让我做了一个好梦。

生死观

疾病王国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疾病王国序章：我背后拖着长长的阴影，因为我站在阳光之下

我试图实践桑塔格的箴言，用“他者”的角度对身体作一次自省式田野调查；对自身疾病的民族志描写，也是我反思生命意义的途径。